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-楞嚴經(67)

第六十七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46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講義》271頁，倒數第一行，[已三、轉遣非見(分三)。午初、如來問。二、阿難答。三、佛印證。今初。]前面說：即相無見，這一段是轉遣非見，就是見性不能離開一切物象。經文：「佛復告阿難：如汝所言，無有見精，離一切物，別有自性，則汝所指，是物之中，無是見者。」先解釋一遍：佛又再一次的告訴阿難：如汝所言，就像你所說的，無有見精，離一切物，也就是沒有見性——這個見性能夠離開一切物的，別有自性。也就是說：見性不可離一切物象，這一段是這個意思。翻過來，272頁，則汝所指，是物之中，無是見者，那麼，你所指出的，是物之中，在物象的當中，能不能剖析出見性呢？說：無是見者，這一句話什麼意思？就是無法發現有所謂的見性。就是看到一切都是物象，在物象裡面，卻剖析不出見性，所以，無是見者。說：是物之中，無是見者，就是在一切物象當中，實在是沒有辦法剖析出見性，「無」就是無法發現有所謂的見性。

說：[此顯離見無物，]也就是離開了這個見性，也是沒有物象。[以遣非見也。]非見就是不可離見。[上科雙用即物離物，單明無是見；此科單用即物，雙明無非見無是見。]無非見，意思就是說：無一處，沒有一處不是見性，意思就

是：到處都是我們見性的展現。無是見，但是，也無法指出何者是見性，就是這個意思，雙明無非見無是見。[佛恐當機，祇知見性離一切相，]這個是站在完全空性的角度來講的。[不知見性即一切法也。]也就是能生萬法。這一句：不知見性就是一切法，就是六祖講的：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，就是這一句。也換一句話說：我們如來藏性，它是能夠大用的，不是死刻板板的，可以靈活運用我們的清淨自性的。所以，禪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

所以，[故先述彼言，牒定其意，]先述阿難所說的，跟依定、確定他的意思。[曰：如汝所言，無有見精，離一切物，別有自性；此牒上離物無是見也。]這個是依據；「牒」就是依據，依據上面的：離物找不到見性，無是見。[則汝所指是物之中，無是見者：]這個是依上面：即物無是見，也就是說：在物象上，實在找不到見性可指陳出來，意思就是說：指不出何者是見性。[此牒上即物無是見也。]所以，[此文雙牒離物即物，皆無是見。]這樣看有一點困難，如果加上幾個字就很清楚了！說：此文雙牒離物，這個離物就是：離物找不到見性；即物，也指陳不出見性。離物沒有見性；就是即物，可是，你也指陳不出見性啊！所以，離物、即物，皆無是見。

經文：「今復告汝：汝與如來，坐祇陀林，更觀林苑，乃至日月，種種象殊，必無見精，受汝所指，汝又發明，此諸物中，何者非見？」現在世尊反過來，前面是叫你在物象當中指出見性，現在剛好反過來，在這些物象當中，哪裡不是你的見性？佛陀這一段就是要告訴阿難：即物就是見性！今復告汝，我現在

再一次的告訴你：你跟如來坐在祇陀林，更觀林苑，看到了林苑，乃至日月種種的象殊，你找不到這個見性，無可指陳出來，受汝所指，你指陳不出來。汝又發明，你現在冷靜一下，更加的仔細，好好的發明，此諸物中，何者非見？在這一些物象當中，你告訴我：哪裡不是你的見性？如果樹沒有你的見性，你為何能夠看到樹？山沒有你的見性，你又如何能夠看到山？如果虛空沒有你的見性，你又如何能夠看到虛空？佛陀就緊追著一直問，直到他能夠體悟。

所以，[此緊承上文，復告云：更觀種種物象差殊，必定無有見精，可以受汝所指，如是則完全無是見；復承上文，既是完全無有是見，汝再向萬象中，仔細發明，此諸物之中，何者非汝見耶？]就是告訴你：物，見性就在當下，即一切物，就是你的見性。[初如來問竟。]

273頁，[午二、阿難答。] 經文：「阿難言：我實徧見，此祇陀林，不知是中，何者非見。」[此直答：我實徧見，一切萬象，不知是萬象之中，何者非我之見也。]意思就是：我的見性其實到處都是，無一處不是我的見性的展現。

經文：「何以故？若樹非見，云何見樹？若樹即見，復云何樹？如是乃至，若空非見，云何見空？若空即見，復云何空？」說：為什麼呢？如果樹沒有見性，如果樹不是見性，那麼，為什麼能夠見到樹呢？如果樹就是見性，那麼，能見、所見搞混了。復云何樹？加一個字，叫做：名，為什麼它叫做樹？復云何樹？

復云何「名」樹？為什麼它的名字又叫做樹呢？如果樹是見，那樹應該講是「見」啊，為什麼它的名字叫做「樹木」呢？如是乃至，若空非見，如果虛空沒有見性，那麼，我們又怎麼樣能夠認識、見到虛空呢？云何見虛空呢？如果虛空就是有情的見性，那麼，我請問你：何者又是名字叫做虛空呢？為什麼它又叫做虛空呢？在這裡很清楚的告訴你：即物就是見；但是，不能混亂。

[此徵釋無非見]無非見就是：無一處不是見性的展現，無非是見性，沒有一處不是見性。[之所以。]所以，見性的人，知道萬物都不會干擾他，因為唯心嘛！見到了不生不滅的本體。[上云]上面說：[單用即物，雙明無非見，無是見，]上面是說：只用即物這個角度，來告訴你二個角度：無所謂非見，也無所謂是見，叫做雙明無非見無是見，就是無一處不是見性。那麼，無一處是見就是：這個見性，你指陳不出來。[即在此節。以離物無憑，]「憑」就是依靠，你離開物，這個見性沒有作用，也就是說：無憑、無所依靠。譬如說：樹的話，你當然就是要物來顯這個見性，所以說：離物無憑。[說於非見，]從這個角度來講，而說非是見性，非是見性。意思是說：離物則無見性，必需要即物，所以非見。[故單用即物。]你離物，無所指陳，也無所依靠，所以，必需在物上才講見性，所以叫做以離物無憑，說於非見，所以，單用即物，就是物的當下，就是你的見性。

所以，[承上徵云：]承上面問：[我說無非見者，]也就是沒有一樣不是見性。[何以故？下釋云：若樹非見，]如果這個樹木沒有存在這個見性，[云何能見

於樹？]沒有見性，怎麼能顯樹呢？沒有樹，怎麼能夠顯見性呢？[若樹即見（是見也），]如果樹木無情物，就是有情物的見性，那麼就麻煩大了！[則樹既已成見，]那我們為什麼叫它這一棵叫做樹呢？[復云何猶名為樹也？]所以，樹是樹，見性是見性。[此文本明無非，帶明無是者，]無非，底下：是見，附帶來闡明的，無是見，無是，底下就一個：見。所以，此文本明無非見，這一段它的本義，是無一處不是見性，附帶說明，也找不到可以指出來什麼叫做見性。[恐聞無非，仍復墮是，]你聽到無非、無一處不是見性，又誤認為落入到一個是。[故兼帶雙明，遮止矯亂也。]怕你混亂，說：物象是物象，見性是見性。

[如是徧歷萬象，指點將來，以至虛空，謂：若空非見，云何能見於空？]如果這個虛空沒有見性存在來顯示，那我們怎麼能夠見到虛空呢？[若空即是見，]如果這個虛空就是我們的見性，那麼，[則空即已成見，]那我們又幹嘛說它名字叫做虛空呢？[復云何猶名為空也？]這很清楚啊，物、空、見性，不可混亂。

經文：「我又思惟：是萬象中，微細發明，無非見者。」阿難又更進一層了，漸漸進入佳境了：喔！我又這樣仔細的思惟，這個萬象當中，山河大地、樹木、虛空，微細的發明，無非見者，無一物而不是見性。所以，大修行人，山林樹下都是道場，見性就能體悟寂滅的道場。[此結答無非見。]無一處不是我們的見性。[再四思惟是萬象之中，微細發明，見性朗見萬物，無一物而非是見者。二阿難答竟。]

274頁，[午三、佛印證。] 經文：「佛言：如是如是！」這個印證是很重要的，就像修密的有根本傳承；禪宗的要經過大悟的人印證，才證明自己有沒有悟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！ [此佛印證。無一物而非見，] 沒有一物而不是見性。所以，[斯言不謬，故重言如是以證之。本科惟明，一體不離之義，] 一體就是絕對。[若有是非，] 是、非，若有是見、非見；這個「是非」，不是我們世間那個是非，那差多了，不是這個意思。如果有是見跟非見，那麼，就不能成為絕對的一體了。（[何成一體？]）因為還安一個是跟非。[三轉遣非見竟。]

底下，[巳四、眾懼俯慰。] 經文：「於是大眾，非無學者，聞佛此言，茫然不知，是義終始！一時惶悚，失其所守。」這個就是將悟未悟，進不去，下不來，如來藏性還沒體悟，佛陀又破斥他，意識心不可得，要捨識用根。知道識是妄，可是，如來藏性還沒有發現；發現了，也不太敢直接認取它就是我們的見性。所以，這個時候大眾，非無學者，還沒有證得阿羅漢果的，聞佛此言，茫然不知；禪宗裡面說：就像我們吃東西卡在喉嚨，吐不出來，也下不去，下不去。為什麼？完全卡在中間。茫然不知，是義終始，一時惶悚，「惶悚」就是惶恐不安，失其所守，這到底是見還是非見？失其所守就是沒把握了，沒有把握到底這個是見性，或者非是見性呢？完全沒把握！沒把握就是失去所守了，守不住了。

[眾非無學，]的阿羅漢，[智力有限，故致茫然。是義即無是無非之二義，]如果加一個「見」就更清楚，無是見，無非見之二義。[終者義之歸趣，始者義之由來，兩皆不知。下如來答中，本是淨圓真心，妄為色空，]諸位！注意那個「妄」字，本來天地萬物，都是我們純真的一顆淨妙圓滿的真心；而我們現在迷惑了，把這個認為這是色，外邊看到那是虛空，不知道色法還有虛空，就是我們如來藏性所顯現的，而我們加了一層妄動，就轉真心為無明，這一妄動轉出來的七轉識，就回不去了！所以，為什麼要學佛？就是邁向生命的圓滿。為什麼要修行？就是開採每一個人的菩提寶性，寶精妙明之性，不被色、空所惑亂。所以，你往外太空去追求，不如往我們的心性去參，你悟了，色、空原來就是你的心性；迷了，就會往外一直奔馳，好像要追求什麼。說：妄為色空，[及與聞見，]聞見就是見、聞、覺、知。[即義之所始也。]

[既曰妄為，即無是非之可指，]因為妄為就是本空，這一句話含義很深的！妄為，即無是非之可指，譬如說：你在作夢，在夢裡面種種的妄相，醒過來的時候，還繼續去討論夢境的林林總總，這樣並沒有意義，因為夢本來就無體。諸位！妄心本來就是無體性，所以，不可以一直去討論是跟非，這個就是第二月，第一個月亮就是真月；第二個月亮本來就不存在，不存在的月亮，怎麼可以一直討論是真月是假月？是有月是無月？因為它不存在啊！就像我們的夢境，它不存在。即無是非之可指。[又此見及緣，]這個「見」就是見分；「緣」就是相分。又此這個見分跟相分，[元是菩提妙淨明體，]本來都是自證分。[即義之所終也。]

[既是一體，安有是非]是見、非見，[之可言哉？]所以，六祖講：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就這麼時，是明上座本來的面目。就是告訴你：絕對的本體裡面，不安任何的善惡、是非、對立，統統沒有！安聖著聖見；安賢著賢見；安凡夫著凡夫見；安二乘人著二乘見。所以，修行人，你要有什麼功夫呢？我底下講的這一句話，如果你好好的體悟，一輩子受用無窮！也就是：昨天的是非恩怨，你如果是一個真正的修行人，今天醒來，要有一筆勾銷的能力。昨天的是非恩怨，你今天醒過來，必需有能力一筆勾銷，我說：此人必邁向菩提大道，沒有任何障礙。這一層功夫如果做不來，他就會在過去的假相裡面一直拼命打轉，體悟不出來什麼是佛的菩提。我們要體悟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所以，既是一體的，哪裡有是見非見可言？

[又觀見與塵，種種發明，則是非始起，]你把這個見分緣這個相分，種種的發明，意思就是：種種的意識型態、觀念、語言、文字，那麼，這裡面就安是見、非見，就開始了。[繇是真精妙覺明性，]這個（繇）就是「由」字。因此這個真精妙覺明性，[則是非終息矣！]這個是見、非見，它就會停止。意思就是說：如果你悟到見性本空、塵本空，沒有起、沒有末；沒有開始、沒有結束，沒有，所謂是見、非見，其實都是多餘的，它是絕對的東西。[後二句，正由不知，莫衷一是，故驚惶悚懼，失其所守，]或是見，或非見，（[或是或非，]）[無可把握，]所以，[故曰：「失守」。]

275頁，經文：「如來知其魂慮變懼，心生憐愍，安慰阿難，及諸大眾：諸善男子！無上法王，是真實語，如所如說，不誑不妄，非末伽黎，四種不死，矯亂論議；汝諦思惟，無忝哀慕！」說：如來知每一個人的神魂思慮變懼；「懼」就是懼，恐懼的懼，恐懼。心生憐愍，安慰阿難，及諸大眾，說：諸善男子！無上法王，是真實語，如所如說，注意！「如所」就是如佛所證；「如說」就是真如實理而說，佛是究竟覺悟的大聖人，所以，如佛所證的境界，真如實理而說，就不誑妄（就是欺騙），也不打妄語。非末伽黎，末伽黎是古印度六師外道之一，是為自然論者；他這個自然論是建立在無明，跟佛陀的本自其然不一樣，佛陀講的本有是具足的，佛性因修而顯；而外道，這個末伽黎所講的這個自然，就放任它生，放任它滅，他是建立在無明的這個自然，不是佛陀的本具的性具的這個道理。佛陀性具是必需經過修行的，而這個外道是放任它，自然生，自然滅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不一樣的！

四種不死，這個外道認為一輩子當中，不隨便回答人家的話，死後就會往生不死天。所以，他怕講錯了，因此每一句話都含有雙關語，你說：萬法是什麼？他就回答說：萬法亦變、亦恆。變就是變動的變；恆就是恆久的恆。萬法是什麼？萬法，說：亦生、亦滅。萬法是什麼？萬法是亦有、亦無。萬法是什麼？亦增、亦減。聽的人一頭霧水，聽的人完全被搞亂了！所以叫做非末伽黎，四種不死，矯亂論議，矯亂論議就是說：整個亂掉了！所以，汝諦思惟，你好好的諦實的思惟，無忝哀慕，這個「忝」就是辜負，不要辜負，「哀」是指佛陀；

「慕」是指大眾，不要辜負了佛陀哀愍眾生的心，以及大眾仰慕佛陀的崇敬的心。

[此佛慈安慰。知其即知阿難等，]說：如來知其魂慮變懼，就這一段。知其即知阿難等，[神魂驚變而不安，思慮憂懼而不定，佛心生起憐愍，而安慰阿難及諸大眾曰：諸善男子！汝等不必驚疑怖畏，無上法王，是佛成無上道，為諸法之王，於法自在；是真語者（無妄故），實語者（不虛故）。如所如說：如者依也，依佛所證，真如實理而說故，]真如實理而說。[不誑者，無賺誤也。]這個「賺」就是欺騙，就像我們現在的詐騙集團特別的多，連那個法院有假的；檢察官也有假的；蓋的那個章也假的；公文來去也是假的，統統是假的！現在賺錢困難，用騙的比較快！

[不妄者：無虛偽也。非同末伽黎，四種不死，矯亂論議。末伽黎解在前。]前面已經有解釋了。[四種不死者：]也就是後面第十卷當中，四遍常論，這個後面會講到的經文。[彼外道託言有不死天，]你只要[一生不亂答人，死後當生彼天，立為四種矯亂論議，在十卷行陰中，謂：亦變、亦恆、]這是一對；[亦生、亦滅、]這第二對；[亦有、亦無、]這是第三對；[亦增亦減，]這是第四對。為什麼他會這樣回答？因為看到瞬間的剎那變、剎那恆；剎那生、剎那滅；剎那有、剎那無；剎那增、剎那減，可見這個沒有見性，講話沒有決定性，不知道如來藏性是什麼，不是佛陀證得金剛寶性，金剛的佛性，佛陀講出來的，那就是真理，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這外道怕，怕講錯話，

怕講錯話，就回答一半一半的，一半一半的，可見這個建立在無明，很清楚的！你問說：萬法是什麼？他說：萬法就亦變、亦恆；亦生、亦滅；亦有、亦無；亦增、亦減，你搞不清楚狀況是什麼！所有的回答，所有的回答，[皆指兩可，]就模稜兩可。[終無決定，是為四種不死，矯亂論議。今無是見，無非見，是非雙遣，豈同彼不死論議哉？]跟外道這個角度、看法不是一樣嗎？[此示以佛言可信，不必驚疑也。]

[汝諦思惟，無忝哀慕者：諦是諦實，思惟是八正道中正思惟，如來欲阿難從聞慧而入思慧，]聞、思、修是三慧；戒、定、慧是三學。[庶可為起修之本，非教以仍用識心，思量分別，故加一諦字揀之；]來分別。[忝者辜負也，可約自他二意釋之：]約，站在這個自的角度來說，（[約自者，]）[汝既已回小向大，哀求佛定，仰慕佛果，於此無是非之義，誠能諦實思惟，]在這個無是見，無非見這個道理，你應當好好的諦實思惟。[大開圓解，則悟明因心，]因心就是不生不滅的圓滿如來藏性。所以，見性，為什麼說：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？連佛的涅槃妙心你都沒辦法體悟，你如何能夠成佛呢？悟明因心，所以，這個因就是修行處要對，要懂得捨識用根。[自可圓成果覺，庶不負汝自己之哀慕矣！約他者，哀是佛哀，慕是眾慕，謂此中二義，茫然不知，佛哀愍之，望其領悟；眾仰慕之，望其啟發，故囑諦思，無負上下之望也。四眾懼俯慰竟。]

底下是[已五、文殊啟請(分二)。午初、舉疑代問。二、揀過求示。今初。]

276頁，中間的經文，經文：「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，愍諸四眾，在大眾中，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此諸大眾，不悟如來，發明二種，精見、色、空，是非是義。」說：這個時候，文殊師利菩薩就代眾生啟請佛開示了。所以，這個時候文殊師利法王子，就憐愍與會的四眾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說：世尊！此諸大眾，不能理解如來；發明，就剛剛所講的二種，二種就是無是見、無非見；是見、非是見，是見就是：無非是見；非是見就是：無是見，這二種。是見：就是見性，無一法不是見性；非是見：就是指不出見性，無可指陳，發明二種是見。所以，這二種就是：是見跟非是見，也就是無是見跟無非見，前面加一個「無」，就是顛倒，是，是見就是無非，無非是見；非是見就是無非見，反過來一樣的。

所以，發明二種，精見、色、空，做一下筆記，精見就是八識的見分，也就是可以說是見性；色、空就是八識的相分，就是物象，就是物性。所以，發明二種：是見、非見，這裡面的見分緣這個相分，到底裡面有沒有見性？還是沒有見性？還是即是見性？或者即非見性？是、非是，「是」就是是見性；「非是」就是非是見性，「非是」就是不是見性。所以，是見或者非是見，非是見就是無是見，這個「是見性」，就是無非是見性；「非是見性」就是無是見，「非是」就是無是見。

我們簡單再解釋一下：說：世尊！此諸大眾，實在無法理解佛陀上面所講的，無是見、無非見這二種情形，這個見性和色、空，就是見分和相分，到底裡面是見性，還不是見性，非是見性？這個道理實在愈講愈糊塗，弄不清楚！

底下說：「前是經家，敘述代問之儀。今世尊此諸大眾起，至元是何物，於其中間，無是非是止，」就是這一段經文，從世尊……今從「世尊！此諸大眾，」起，到「元是何物？於其中間，無是非是。」，這一段為止，「是文殊代問之辭，」所以，「先標眾疑。不悟者：舉其疑端；」不悟，哪裡不悟呢？有種種的懷疑。「二種即是義與非是義。」加一個「見性」，更清楚，即是見性，與非是見性，這樣才知道，要不然你會認為這二個字：是非是，以為是是非恩怨那個，那不是這個意思。「精見，即八識精明之見分；」為什麼要加一個「精明」呢？就是清淨心顯現，清淨心顯現，我們一見東西，就附帶了種種的意識型態，我們是帶著妄，在看一切的事情；而佛陀是把這個妄全部除掉，回歸到真心在看一件事情。

為什麼說：不見一物，名為見道呢？為什麼？為什麼說：不行一行，名為佛行？不住一法，名為正法，這個怎麼解釋？為什麼說：不見一物，名為見道？身無可見，相無可見；身是心性，相還是心性啊，絕對的心，碰觸到絕對的相，中間產生了就是絕對的悟，於絕對的心性裡面，不安立任何的是非、善惡，頭上絕對不安頭，見一切相，就是如如不動的心性，就是這個，慢慢體會歇即是菩提的道理。

底下說：精見，就是八識精明的見分，「色空，總該諸物即相分。文殊意謂：大眾所以惶悚失守者，祇因不悟如來兩番審問，」兩番審問。「特為發明，精見」

就是精明之見，[（即見精）之與色空，是義與非是義兩種。是義，即無非見之義，]「無非」就是是，「無非」當然就是是了，無非是見之義，以無非故曰是。所以，[以無非曰是故；]非是義故，[非是義，即無是見之義，]所以，[義字雙連上是與非是，成二義也。]到底是見性，還是非是見性呢？

經文：「世尊！若此前緣色空等象，若是見者，應有所指，若非見者，應無所矚。而今不知是義所歸，故有驚怖！」說：世尊！若此現在；「前緣」就是前面之外緣，現在眼前的這些外在的緣，就是外境，就是所謂的色跟空等現象，「色」就是眾相；「空」就是虛空。這是佛陀把現在眼前的外境，分為眾相；還有虛空，還有同相的虛空。世尊！若此現在前面的外緣，就是所謂的眾相，和虛空等現象，若是見性者，應有所指，如果他說它是見性，那麼，應當可以把見性用手指指出來，可惜指不出來。若非見者，應無所矚，如果沒有這個見性存在，那麼，你也看不到樹木、山河大地、溪水，統統應無所矚，你看不到啊！是不是？而今不知是義到底是見性？還是非是見性所歸？故有驚怖。

所以，[此述眾疑。二應字，俱屬平聲。]這個要念中文的人就知道，平平仄仄平，仄仄平平仄，以前都是這樣念的。是不是？這除非念過一些中文的人，要不然對這個還是很陌生。[謂：若此色空等象若是見者，應當有所指，云何無是見之可指？]意思是說：如果這個色空等現象，如果就是見性，那麼，你應當在這個物象當中，可以指出什麼是見性；可是，你卻指不出來，云何無是見性讓你可以指得出來？[若非見者，應當無所矚，]如果沒有見性存在，你應當

看不到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，[云何又能見色見空？而今不知是義所歸者：即無是見、無非見二義，]這二個，到底它的道理……[所歸趣也。]就是最終的道理是什麼；最究竟的義理是什麼，這個叫做歸趣。[故有驚怖！初學疑代問竟。]

[午二、揀過求示。] 經文：「非是疇昔，善根輕渺，惟願如來，大慈發明，此諸物象，與此見精，元是何物？於其中間，無是非是。」說：非是疇昔，「疇昔」就是從前。善根輕渺，現在佛陀講的是《楞嚴經》啊，楞嚴，首楞嚴大定，無上的大定，是本性的定，這已經不是過去善巧方便講緣起的二乘人，或者是凡夫，外道就更不用說了，那一些善根輕又少的可比擬的。意思是說：如果有人這一輩子能聽楞嚴大法，這個人可是很大很深厚的善根才有辦法，就像大家能坐在底下好好的聽。所以，來的人多、來的人少，對師父不影響，我的心性本來就不增也不減，也不能說因為你來的人多，我講得特別好；或者是你今天人來得少，我講得特別的差，人來多跟少，對師父來講，並沒有什麼增減，因為我已經體悟如來藏性是什麼；可是，對每一個人來講，你今天來了，就加強你的正法的善根。

所以，這一輩子要冷靜的，有時間跟因緣聽聽《楞嚴經》，可不是少善根、少福德有辦法的，必需要多善根、多福德的。所以，諸位將來一定會成佛的，而且是提早別人更快，肯用功的就有希望！

說：惟願如來，大慈發明，此諸物象，與此見精，元是何物？這外在的物象，跟這個能緣的見精，也就是外在的所謂的相分，跟這個見分，到底是什麼？這個見分跟相分，於其中間，到底無是見，非是見？到底怎麼來弄清楚？怎麼來理解？

[此代求佛示。謂此眾雖然有漏，非同疇昔（從前也），]沒有善根的，[未曾回小向大，善根輕薄尠少可比。]這個「尠」就是鮮，就是鮮少，這個念尠ㄊ一ㄣˇ，尠少，就是鮮、鮮少。[元是何物句，]這一句[正追究是義終始，詰本窮源之問也。]「詰」就是問；這個「窮」就是推究到底，叫做詰本窮源之問。[願佛大慈哀愍，發明物象之與見精，元是何物。]在見精與物象當中，[於中即無是見，又無非是見。]這個道理到底是什麼？完全被搞混了，弄不清楚了！[無字，雙貫下是與非是。佛若發明，]則大眾……「發明」就是我們講的：把它發現、開示出來。[則大眾既知是義所歸，而驚怖自息矣。五文殊啟請竟。]那麼，這個驚悚、驚恐的心，它就會停止。

[已六、如來慈示(分二)。午初、曉以無是非之故。二、教以出是非之法(午初分四)。未初、明一真無是非。二、喻一真索是非。三、答本真無二相。四、總以法而合喻。今初。]278頁，經文：「佛告文殊及諸大眾：十方如來，及大菩薩，於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見與見緣，并所想相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」這一段講得真是好！從本無所有，現在變成萬法皆有，從畢竟無，變成畢竟有，諸法就是從畢竟無，變成畢竟有，而眾生不知道空性的道理。

說：佛告文殊及諸大眾：十方如來；這十方如來，就是證到究竟堅固首楞嚴三昧的如來。及大菩薩，於其自住三摩地中，為什麼講「自住」？諸位！身心本不相代，我的三昧不能取代你；你的三昧不能取代我；佛的三昧，我們也得不到什麼啊！是不是？要三昧得自己開悟啊。你想要獲得到三昧，你就必需要用如來藏性去修行，你必需明心見性，本性當中所具足的三摩地；三摩地就是三昧，在自住的首楞嚴三昧當中，這一句就是這個意思。

十方如來，及大菩薩，在其自住的首楞嚴三昧當中，發現見以及見緣，就是能見的見分是妄；與所見的相分也是妄。這個見緣就是相分，外緣為見分所攀緣，所以，稱為見緣，為見分所緣，叫做外境，就是相分。所以，見與見緣，能見的見分，與所見的相分，并所相想，就是在六根的見聞覺知，攀緣外境的色聲香味觸法，只要引起內在的妄識，叫做相想，叫做六識心，六識的妄心，「想」就是所謂的六根身意識心；「相」就是色法。

所以說：見與見緣，并所想相，也就是能緣的見分，與所緣的相分，中間所產生的意識型態，所起的意識的幻相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所以，大悟的人悟到什麼？悟到諸法無所得，一個字，就是「空」；二個字，就是「放下」；三個字，就是「無所得」；四個字，就是「應無所住」。空、放下、無所得、應無所住，統統在講本體，在講同一種東西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如來藏性。如虛空華，諸位！虛空本來就沒有花；眼睛有毛病的人，就會看到虛空有花。眼

睛有毛病；眼睛正常的人看，虛空當中就沒有花。眼睛正常是指佛、大菩薩，心性完全恢復正常的人，見一切相，總不可得，沒有紛紛擾擾之相，沒有的！而眾生妄動、妄執、妄分別、起顛倒見，就心性出毛病，就像眼睛產生毛病了，怎麼樣？妄見虛空有花。

諸位！在這個世間，哪一個人能夠看透這個世間緣起緣滅的假相呢？哪一個人不是過著每一天爭得頭破血流、你死我活的日子？哪一個人不是過這種日子？所以，師父也要呼籲我們的佛弟子：相忍為佛教，佛教沒有分裂的本錢，佛教容許各大宗派的思想不同；但是，不允許不團結，不團結，佛教自取滅亡，就這樣子。而且往往在佛教裡面，會發現很不團結的狀況，因為八大宗派，只要你執著某一種宗派、某一個時間、某一部經、某一部論、某一個法門，就會攻擊、排斥其他的法師，和護法居士大德。

諸位！我們現在觀念要徹底的改變，他一句佛號，也是佛法，也是三藏十二部經典，也是佛法；他一部經，記得！也是佛法。這一塊大餅，譬如說是佛法，切成一塊一塊小小的餅乾，小片的，每一個人發一點點，這一塊餅切得很小，它咬下去也是甜的，這一塊餅不論分大的、小的、小塊的餅，咬下去都是甜的！佛法就是：一切的出家、在家，只要能跟人家開示說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，就講這麼一句；或者講：緣起緣滅；或者勸人家：你要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！都是難能可貴，它都是三藏十二部經典裡面的一部分，咬下去都甜，就是只要你依教奉行，都可以得度生死的；執著自己的法門是是，

或者是妄評他人的法門是非，是不好的，它都是佛法裡面的，只要是正知正見，能讓眾生離苦得樂的，我們一概尊重、讚歎、推崇。

所以，佛教更應該團結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好好的修我們就好，只要聽到師父的演講的佛弟子，無論出家、在家，都必需有這樣子的共識，分裂，只有斷送佛教的法身慧命，會葬送在我們的手中的；除非對方是惡知見的人、不依正法的人，胡說八道的，那些邪知邪見、惡知見的，那個那沒有話講，不在此限了。不在此限了，但是，你要評論一個人，你是不是本身真的經教通達，悟明心地呢？你是不是有這種能耐，作一個客觀的評論呢？否則最好還是三業清淨比較好。慢慢我們就能理解，這些邪魔外道，也是一句話：塵自生滅，自性不動。

但是，你放著，他就愈來愈強，正法就愈來愈弱，所以，還得要加一番功夫，雖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度，就是要這樣做。釋迦牟尼佛說：我說法四十九年，沒有說過一個字。這個是在指；沒有說過一個字，是在指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性，是站在空的角度說的。那既然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沒說過一個字，這是指每一個人心性，本來就無語言、無文字、無意識型態，佛陀是告訴你：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；就是每一個人，只要離語言、離文字、離意識型態，沒有文字啊，這個時候，佛才說：說法四十九年，沒說過一個字！

但是，世尊為什麼又要講經說法，講四十九年呢？度無量無邊眾生呢？為什麼？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啊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難道就可以不做嗎？

不行！為什麼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更應當積極的在如夢幻泡影裡面度無量眾，內心裡面無所罣礙，實無眾生可度，是這麼積極的！佛教是讓人家領悟了真理以後，更積極的發揮心性裡面的光明；不是領悟了正法以後，逃避現實，做一個消極的人，剛好顛倒！地藏菩薩，是不是？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我們要了解，佛法的偉大就是在這個地方。

底下，[此佛酬答文殊之代問，故呼其名而告之，併及在會大眾。文中正顯真心，絕諸對待，惟是一真，以明無是非之故，]若有是見、非是見，（[若有是非，]）怎麼樣？[則非惟真。]就不真了。[十方如來，已證極果之佛，併及大菩薩，有此大字一字，非但二乘絕分，即權教菩薩，亦所不能，]權教就是講緣起，二乘人了。[顯是佛及圓頓菩薩境界。]圓滿頓入，頓悟、契入菩薩的境界。[自住三摩地中者：即是以自覺聖智，]自覺聖智是出自於《楞伽經》，這個名詞是《楞伽經》講的。[常住於首楞嚴大定也。所謂：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。」]這那伽常在定，也是本性的定，意思就是：常在定的意思。這個「那伽」是大力用之定，像龍啦、象啦，有的翻譯是這樣子，或者是不來，那伽，這翻譯都不一定，但是，重要的就是常在定，叫做那伽常在定，所以，常在定就是那伽，那伽就是常在定。無有不定時，意思就是：用本性的定，二六時中統統在定。

[此三摩地，即同前佛告阿難，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頂首楞嚴王，具足萬行，之三摩提相同。]三摩就是三昧。[地、提，不過梵音清濁之異耳。]所以，有時

候翻譯成三摩提，有時候翻譯成三摩地。[又此定非同權小，有出有入之定，是以曰自住，即自住本地風光，不假修為造作也。]

[見與見緣四句，了妄無體。]諸位！這四個字很重要，「了妄無體」就是達妄本空，了解這個妄，妄就包括妄識、妄境、妄執、妄分別、妄起顛倒，這個「妄」包括可多了！妄執無體；妄相無體；妄境無體性；妄法無體性；妄法喔，不是萬法，萬法其實也是妄，但是，悟了就是真。所以，這個妄相、妄執、妄分別、妄起顛倒、妄造作，是沒有體性的。所以，了妄無體，達妄本空，通達一切妄，本自空寂。

[佛及大菩薩，住此定中，內脫身心，外遺世界。]諸位！這八個字就在告訴你：禪無內外，不可住著內，也不可住著外。[根、塵、識三，不能為礙。]完全不能障礙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完全不能障礙。[見與見緣，並所想相者：見，即能緣見分，見緣即所緣六塵相分。並者及也，想即六識妄想，]也就是根、塵就會產生識，就是六識的妄想。[相即六根身相。]六根身就是我們這眼耳鼻舌身意這個色身，六根身就是我們的色身，簡單講就是這個意思，六根身。這六根身是《阿含經》裡面講的，六根身相，或者叫做六識身。[此三十六十八界，一切諸法，凡、外內執身心為實我，外執萬法為實法，具足我法二執；權、小法執堅固，]法執堅固，認為有一種東西可以依靠，錯了，錯了！[仍執實有身心世界。]諸位！執實有身心世界，就是沒有體悟到諸法、萬法無自性，緣起無自性，他認為這個世界是實實在在的。

諸位！佛陀說：為什麼講是妄呢？緣起是妄，是建立在什麼思想呢？緣起如幻是什麼呢？是建立在二種思想：緣起，是因為它剎那生滅無常，所以，緣起如幻。緣起如幻是站在什麼？條件說，站在種種的條件構成的，變成有這樣的世界，是空無自性。所以，生滅無常，空無自性，緣起緣滅，空無自性，所以，身心世界就是緣起如幻，不實在的，我們被騙得團團轉，這是共業所感，執著的世界，大家都這麼樣執著，誰能冷靜想一想，醒過來？

[佛及圓頓菩薩，了知徧計（六識）本空，依他]就是緣起，六根、六塵如幻，（[（根塵）如幻，]）[喻如病目所見之空華，]病目就是真如起妄念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。所以，這個病目叫做一念妄動，一念妄動就是病目。所見之空華，[從緣無性，]諸位！修學佛道就是體悟這幾個字：緣起無自性，一切法無我，從緣，無性就是無自性，告訴諸位：這個很難很難體會，很難體會，說空不對，說有不對，統統不對！很難體悟這個無自性。[本無所有，非作故無，]「非作」就是不是搞破壞，把它變成無，是透視它體性本空，從緣無性，本無所有，這個就是講無自性。非作故無，不是把它破壞，所以叫做無，因為它是緣起，所以，[本性無故。]當體即空，本性無就是當體即空，諸萬法當體即空，[非待病癒花滅纔無，]不是要等到病好了、花滅了才沒有，[即正當病眼見空華時，華本無有，此即當體即空也。]意思就是說：身心世界其實本來是妄，是緣起生滅無常，而我們沒有體悟，所以，二六時中都起執著，這一迷，回不去了！

[又空華，病眼觀之，非有似有，]這個虛空當中的花，有毛病的眼睛看，非有似有，[此喻]凡夫、外道、權教菩薩、小乘（[凡、外、權小，]）[見十八界；淨眼觀之，了不可得，]淨眼就是：佛、大菩薩看，沒有啊；科學家仍然不知道，這個世界、宇宙是緣起、是妄，不知道啊！[此喻佛及圓頓菩薩，見一真法界。見與見緣]能見的見分，以及所緣的萬象。並所產生的六識妄心，（[并所想相，]）[又一解：見攝六識，見、聞、嗅、嘗、覺、知，]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嗅……就是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所以，見聞嗅嘗覺知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代表的。見緣包括六塵見等等，（[見緣該六塵見等]）就是六塵、六根所見，叫做六塵見，也就是說：這個見緣包括六塵、六根所見等等。以及[所緣之觀境，想相指六根，想屬心，相屬色，心、色和合，以成根身。]注意！那個「和合」是方便說，和合就是空，你千萬不要認為，有一種東西是湊合在一起，是為了讓你理解這個存在性的萬法，所以，只好用緣起和合來假設、來說明，要不然離開這個緣起，你怎麼說明呢？

文字是緣起；語言是緣起；意識型態不離緣起；諸位！離開了語言、文字、意識型態，要不然要說什麼呢？是不是？所以，用生滅意識心聽經聞法，是永遠沒有辦法進入如來大般涅槃的妙心，是永遠沒有辦法進入不生不滅的。所以，諸位要用本性、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聽經聞法，來理解、來體悟，才有辦法進入佛的領域的。我現在用如如不動的心性、如來藏性來講經說法，而如果你用意識型態來理解，那麼，這個不生滅也會變作生滅法，就完全沒有辦法進入佛

的領域了。所以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？所以，道在心悟，不在語言、文字、意識型態，統統放下！

以成根身。[前云：色雜妄想，想相為身，故指六根。《正脈》云：「此科全是諸聖圓觀大定，行人切須究心，」意思就是：用心好好的體悟，才能進入修行的狀態。[若能常住此境，]如果能夠安住在這個境界，[念念不昧，成佛何疑？」]這個念念不昧就是首楞嚴，用本性的定。所以，師父一直強調說：你千萬不要有太多的情緒變化，就是這樣子。修行人應當把昨日的是非恩怨一筆勾銷，我說：你邁向菩提絕沒有問題！如果仍然是糾纏不清，裡面的是非恩怨，那麼，你成道無望，你不可能成就佛道！成佛的人，沒有任何的恨；沒有任何的恩怨是非，統統沒有！好！休息十五分。

(中間休息)

280頁，經文：「此見及緣，元是菩提，妙淨明體，云何於中，有是非是？」就是這個能見之見精，以及這個緣，所見的相分；諸位！這個「緣」還包括了很廣，包括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六根、六塵引發的六識，都包括在「緣」裡面，也就是所謂的物象；還有六根、六塵所引出來的心相，六識就是心相了。說：此能見之見精，以及所緣的、所見的相分，這個「緣」字就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元本就是菩提清淨心中，妙淨明體，妙淨之明體，這個元是菩提，妙淨

明體，本來就是絕對。云何於中，這在妙淨明體裡面，哪裡可以安得上是是見，或者是非是見呢？絕對就是絕對嘛！

[此達妄]本空，意思就是：妄本空[即真。]既然是一切妄，緣起就是妄、本空，了悟達妄就是空，那麼，真心就顯現。所以，[了達能見見分，及所緣相分，當體即真。緣字並攝根、塵、識三，根為能緣，塵為所緣，識從緣生，]都是「緣」。
[故以緣字，總該三六十八界，即身、心、世界，依正二報。上明萬象皆妄，故喻空華，此明一性元真，故曰菩提。乃三菩提中，真性菩提，亦即三性中，圓成實性。]三性就是：遍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，這個我們在唯識學都講得很清楚。
[元是二字，與前文殊所問，元是何物象照應。今順前文答云：此能見之見精，及所緣之物象，所以無是非者，]是什麼原因呢？
（[何也？]）因為[元是菩提妙淨明體，不假修為，本來自妙；不用洗滌，本來自淨；不待揩磨，]「揩磨」就是拂拭，拂拭就是除去塵垢，不待拂拭，[本來自明。妙即法身德，非有非空；淨即解脫德，處染不變；明即般若德，靈光獨耀，乃是三德秘藏之體。既是一體，迥絕是非，]這八個字非常重要！既是一體真心，意思就是：全部都是真，裡面就沒有是跟非，是，是頭上安頭；非，也是頭上安頭，一體真性，何來是與非？
[故反顯之曰：云何更有是見之與非是見耶？]沒有這個東西，這些都是多餘的，絕待就是不可討論。
[此即無是非義之所終也。]所以，[會諸相終歸於一性。]

諸位！修行它這個訣竅，就是在這個地方，相盡性顯，禪宗講的：相盡性顯，盡就是盡力的盡，相盡的那個同時，本性就顯露。意思就是說：任何一個人了解諸法空相，當體即空，放得下的那一念，靈光獨耀，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，我們不要讓我們的權力睡著了。我們現在，一切眾生的權力睡著了，我們涅槃的妙心統統睡著了，使不上力，煩惱一起來，使不上力；業力一起來，使不上力；無明一起來，使不上力；習氣一起來，般若妙心完全使不上力，**我們已經習慣於妄心在作用，我們不習慣真心，真如自性沒開採出來，我們不習慣！**所以，佛告訴我們：不必讓你的權力睡著；不可以讓你的真心埋沒，真心是可以大用的，儘管拿出來用，二六時中都是真心，無一法不是真心，真心就是絕待，見一切相，知道一切相不可得，心性自然就顯露。所以，《金剛經》講：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而生心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[《正脈》問云：]就是有人如此問了。[「佛初惟以見為性，而曲明其不與身心萬物為侶，」]「曲」就是暫時不直明，而曲明其見性不與身心萬物為侶，意思就是：讓它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。佛剛開始惟以顯這個見就是性，所以不直明，不直明這個見性跟身心萬物為侶。所以，「曲明」就表示暫時不直明，等到因緣具足了，就是單刀直入。[以謂見獨真，而餘皆妄，令人獨依見性也。]佛這個時候令人獨依見性，其他都是妄。[今乃論妄，]現在要講到妄的話，[則降見性同是空華；]就是這個見性是絕對的，不可以安一個真，就是連這個真心都不能著，這一句話就是這個意思。因此把這個見性，你只要著一個見性，就麻煩大了；著一個真心，那麼就是妄。

因此令心寂靜，進入絕對的真空狀態，這裡面，無善無惡，無是無非，無來無去，無增無減，無一無異，沒有佛道，沒有外道，無佛道可成，無外道可除，究竟心性，同是一體，諸法如虛空華，本來就是心性的東西，不必降魔，魔自降；不必刻意的想成就佛道，佛道自成。

所以，如來心性當中，沒有佛道可成；沒有魔道可降，都是方便說，因為它是絕對，絕對的東西，哪來的魔道呢？了魔就是佛啊！絕對的心性，哪裡有佛可成？當體即空，哪來的佛呢？

所以，有一個人來講說：慧律法師！您認識佛嗎？我說：我不認識！啊？師父！您不認識嗎？我說：我不認識！我說：那你認識佛嗎？佛是什麼東西？你把佛當作什麼物、什麼東西來說呢？般若妙心？般若妙心能說嗎？我不認識佛，那你呢？你認識嗎？嗯？佛是何物？

有一個人來說；我跟他講，他來這裡，我問他說：法師啊！學何經教？他說：我沒有，我專門持戒。我問他：戒是何物，汝欲持之呢？你說說看，《楞嚴經》：攝心為戒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慢慢理解看看。

說：今乃論妄，則降見性同是空華，[論真，則升諸法，同為真體，]萬法，同為真體就是究竟都是真如，無一法不是真如，萬法皆如。[固是理極之論，]

當然是理論的究竟。[其奈人之用心，]奈就是如何之用心，就是說：但看哪一個修行人他怎麼用心？[將何所適從乎？]用心就是修行之心。又將何所適從？這到底是要根據什麼呢？無所適從，因為不悟嘛！

[今別答云：「阿難自被破識心之後，便乃捨妄求真，如來欲示真心，特向眼根指出，]特別的在眼睛代表六根，從眼根指出見性，諸位！六根統統見性，用眼根只是個代表，在眼叫做見性；在耳叫做聞性；在鼻叫做嗅性；在舌叫做嘗性；在身體叫做觸性。對不對？見、聞、覺、知，無一法不是真性，用眼睛，單刀直入讓你見性，不生不滅；而這個不生不滅，用在六根身，統統可以用。所以，一根解脫，六根就是如來藏，妙真如性。所以，特向眼根指出，[意令阿難認見為心，故獨顯見性為真心也。]

所以，佛在說法有時空性，有種種的善巧方便，也看根器、也看因緣的，也看因緣的。那我們現在講《楞嚴經》，沒辦法了！對不對？老菩薩，如果明天要打八關齋戒，那老菩薩來，坐後面，是不是？他國語也不是聽得很清楚，可是，他就是那麼有善根，坐在後面薰習，很了不起的，念到哪裡就問隔壁的：念到哪裡了？念到哪裡了？幫我翻一下，幫我翻一下！念到哪裡他也不知道，還要請隔壁的幫他翻一下；不過，這樣也不錯！是不是？但是，也有學佛一、二十年的。所以，我們沒辦法說來過濾、來篩檢，說：這個是初級班、中級班、高級班，沒有，沒有辦法的！我們時間是真的有限。

底下說：如來欲示真心，特向眼根，加一個：性，眼根性指出，眼根的根性指出。意令阿難認見為心，所以，獨顯見性為真心。[然見性即陀那細識，不生滅與生滅和合，]陀那細識就是微細，微細意識，極微細的意識心，叫做陀那細識，有的人認為這個就是真如。[體雖元明，用終帶妄，而眾生捨此，別無純真之心可指，既不可認為非真，亦不可認為全真。若認全真，]就變成怎麼樣？[無異執鑛為金；]因為還有少許的瑕疵沒有處理。[若認非真，便同捨鑛求金，]鑛就是帶有妄的真，帶有妄心的真心，帶妄的真心就是鑛，我們把這個鑛的瑕疵、污垢除掉了，把它經過高溫，純金就出現了。[二皆是迷。故前約元明，乃極顯其為真心，今約帶妄，乃同降而喻空華。』]所以，一下子講說：見性是真；到這裡連「見性」二個字，連講都不能講，連談都不能談，要用絕對的心性去理解見性、諸法本空的道理。

[而識心諸法，觀相元妄，無可指陳；]而識心諸法，就是無形相的識心諸法，看這個相本來就空，元妄，這個「妄」就是空，本來就空，無可指陳。諸位！佛講的：色即是空，萬法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諸位！看這個毛巾，毛巾，緣起也如幻，緣起是毛巾；當體，當體就是空，諸法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，萬法，這是毛巾，說一說。是不是？這地球所發生的事情，在中國就把它結成一部叫做歷史，歷史，歷史變成只是一種痕跡了，歷史，萬法但有言說：喔！這是秦始皇、這是唐太宗、這是明太祖、明成祖，說一說；這個是清朝、格格。是不是？大阿哥、二阿哥。是不是？所以說：萬法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，這個緣起

本身就是虛幻的東西。是不是？所以，學佛的人他就是這樣，能夠了諸法都是心性。

底下說：[觀性元真，惟妙覺明，既不可昧性而執相，]「昧」就是迷，不可迷真心而著相。[亦不可撥相而求性；]「撥」就是除去這個假相，而求這個性。諸位！離相無性的，離這個假相是找不到真心的，你說：我這個色身死了，才找到這個真心。錯了！現在這個假相，真心就在裡面，當體即空，就是真心的顯露。[若欲捨諸法而求真心，何異離波而覓水也。]離波，哪裡有水？波就是水啊！

[前約相妄，故極令決擇分明；今約性真，故識心亦升真體，]無一法不如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完全都是真如所顯現的。對不對？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當體即空，萬象總是一真，無法不真，[如來為是理極之論者，欲令眾生徹證而圓悟也。]所以，[初明一相無是非竟。]初明如來藏性一相，於其中間，本來就沒有是見、非見可得，不可以安任何的是；也不可以安任何的非。

底下，[未二、喻一真索是非。]經文：「文殊，吾今問汝：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，是文殊者？為無文殊？」解釋一下：說：文殊師利菩薩！我現在問你：就像你現在文殊師利菩薩這個身體，是不是更有文殊就是：更有多出一個文殊，名字叫做是文殊？「是」就是此，這二個字是一起念的，更有文殊是文殊，能不能說：你這個文殊師利菩薩的身體，多出來另外一個文殊師利菩薩，而說：

這個是文殊師利菩薩？為無，「無」就是非，難道；非文殊就是非是文殊，無文殊，無是文殊，「無」就是非，非是文殊師利菩薩，名字叫做文殊呢？

再講一遍：文殊師利菩薩，文殊！我今問你：就像你文殊的身體，它本來就是一個絕對，不可以討論，難道可以去討論多出另外一個文殊，說這個叫做文殊？難道說：又可以否定說這個非是文殊嗎？肯定多一個文殊也不對；去否定這個文殊也不對，文殊，他就是絕對，就是文殊，他就在講這個。絕對的文殊，就不可以安立一個是文殊，或者是非文殊；如來藏性也是一樣，全部就是真性。

底下，[此假文殊為喻，以明一真法界，本無是非二相。先喻一真索是非，文殊喻一真之體。更有文殊二句索是，喻何者是見；末句索非，喻何者非見。問云：如汝此身，本來一個真文殊，為是更有文殊，喚作是文殊者，為無有文殊耶？]282頁，[又無字即作非字解，於文亦順，而詳文殊答處，無字義長。二喻一真索是非竟。]後面就講得更多。

再接下來，282頁，[未三、答本真無二相。]經文：「如是世尊！我真文殊，無是文殊。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則二文殊，然我今日，非無文殊，於中實無，是非二相。」說：如是世尊！我就是真，就是絕對的文殊，並且不可以加一個是文殊，才叫做文殊。無是文殊就是：並不可以多加一個文殊，才叫做文殊。何以故？若有是，若還要加一個是，則二文殊，就變成二個文殊了！我就是慧律，不可以加一個：你是，或者你非，我是就是絕對，不可討論了；如果

加一個「是」字，就變成二個文殊。是不是？多一個嘛，頭上安頭嘛！然我今日非無文殊，但是，我今天非無文殊，非無就是：無非就是文殊，意思就是，非無文殊就是：我就是絕對了；非無文殊就是：無非就是文殊，你講來講去，就是一個文殊，就是絕對。在絕對的一個文殊裡面，於中實無是跟非，不可以加一個是文殊；也不可以否定非文殊，不可以的！不可以加是文殊、非文殊，都不對，因為他就是文殊。

[此喻一真無是非。]說：[文殊是大智慧，一聞便悟，領旨直答：「如是」，即領諾之辭。答曰：世尊！我本一個真文殊（此喻一真之體），於我真文殊分上，並無那個喚作是文殊者（此喻色空無是見也）。何以故三句，徵釋無是所以。若更有一喚作是文殊者，則成二文殊，而一體自不能成，意顯一體分上，更不容說是。]一體分上是什麼？就是絕對，就是畢竟空，全是真如性。[此是字，非對非說是，]這個是字，並不是對於非字而說的，[即對本體說是，]若是對本體說是，[若說有是，則有對待，而非絕待矣。]這就對本體說是的，非對非，意思就是：這個是就是絕對，若是有個是，就變成相對了。

[然我今日，非無文殊，於中實無是非二相者：然轉語詞，承上轉云：然我今日，真實文殊分上，非無有文殊（此喻色空無非見也）。]為什麼？色、空當體即空，見性就是存在。[此句若作無非文殊，其理更明。〕。]無非是文殊，無非就是一個文殊。[於中者：於真實文殊體中，實無從說是，及與說非；說既叵說，]「叵」就是不可說，連說都不行，[安有是非二相可得耶？]這個就是

告訴你：教人說：讓你從思議法裡面，契入不思議法；從相對法裡面，契入絕對的真如自性。[此喻一真無是非，真如體中，不剩一法，不少一法，]「剩」就是多，真如體中，不多出一法，也不少一法，[圓同太虛，無欠無餘故也。合前此見及緣，元是菩提妙淨明體，云何於中，有是非是，觀二於中，佛與文殊，法喻雖然各說，彼此照應，如出一轍。]佛跟文殊師利菩薩，文殊師利菩薩是七佛之師，當然是大菩薩了。

[昔法眼、同紹修、法進三人，]來參一個大徹大悟的地藏禪師([參地藏禪師，])
[天寒落雪，]天氣很寒冷，飄下大雪。[附鑪烘火次，]依附在鑪邊，「烘」就是藉火取暖叫做烘，火次，一字排開來，次第。[學《肇論》至：]談到這個《肇論》，這個《肇論》是後秦僧肇撰，後秦，有前秦、後秦，僧肇所撰，僧肇論師。作者僧肇是鳩摩羅什門下四聖之一，號稱為解空第一，以其名冠於本論，用他的名字，所以，《肇論》就是僧肇的《肇論》，故稱為《肇論》。本書內容闡釋諸法無自性，不可得空等妙理，諸法無自性，諸法不可得空等等妙理，係收錄僧肇所作之諸論。就講到這個，談到這個《肇論》至……這《肇論》裡面有一句話說：[「天地與我同根處」。]同根：同一個來源。大徹大悟的地藏禪師就說了：([藏曰：]) [「山河大地，與上座自己，是同是別？（此句即同佛問阿難，何者是見，何者非見一樣。）」眼云：「別」。]別就是二了，別就是二了。是不是？[藏豎起二指。]二指，就是這個是二法，一二三四的二了，別就是二了，不是一了。就豎起二指，表示：那就是不同了？豎起二個指，別，別就是不同了？意思就是：上座！山河大地跟上座你自己是同是別呢？法

眼禪師說：是別。地藏禪師就豎起二個指頭，別就是二法了？[眼曰：]立刻改過來，說：不不不！[「同」。]同，同就是不二了，同。[藏又豎起二指，]這個還是二法。[便起去。]便起去。這個「別」就是頭上安頭；「同」還是頭上安頭，都是頭上安頭，如來藏性不能講別，不能講同。所以，地藏禪師又豎起二指，就是：你這樣講，還是頭上安頭，不契如來絕對的心性，便起去。

[雪霽三人辭去，藏至門前送之，問曰：「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]就問了，說：你們……「上座」是一種尊稱。你們平常都說：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來！我現在問問你們，[乃]就是於是，於是[指庭前片石曰：]在庭院前面那一塊石頭，就說：來！你說說看，[「且道此石，在心內在心外？」]你說說看，那個石頭在心內還是在心外？[眼曰：「在心內」。]因為他認為是包在如來藏性裡面，還有包來包去的，這還是沒悟。[藏曰：「行腳人着甚麼來由，安片石在心頭？」]意思就是說：你是一個雲遊四海參學的人，是為著什麼？來由就是：你是為著什麼原因來？你還不是為了開悟而來嗎？來參學嗎？說：行腳人著甚麼來由，你是雲遊四海來參學，為的是什麼原因而來參學的？啊？還安一個石頭在你的心頭上？因為他認為是在心內，還安一個石頭在心內。

[眼無以對，即放下包囊，]「包囊」就是他的行李。[依席下求請決。]依這個地藏禪師，請決就是說：一定要參出一個境界，一定要參出一個消息。[近一月餘，]有一天，[日呈見解。]有一天就寫這個見解，來呈自己的看法。[藏曰：

「佛法不恁麼」！]意思就是說：佛法不是這樣的，佛法不是用語言、文字來呈給我看的，佛法是以心印心的，語言、文字是落入觀念的，那是不得已的，以心印心才是最上乘的，哪得用文字呈上來呢？地藏禪師就說：佛法不恁麼！就是佛法是絕對的，不可用語言、文字呈上來的，佛法不是這樣子的。這法眼禪師認為自己是對的，認為是你有問題，因此就說，[眼曰：「某甲詞窮理絕也」。]某甲就是你，你現在沒話講了吧？詞窮理絕了，就是無法回答了，你現在沒辦法回答了喔？[藏曰：若論佛法，一切現成。]後面加八個字：當相即道，見處即真，這個就是他回答的。就是說：如果要講佛法，不可以呈文字，若論佛法，現在就是，當下就是。[眼於言下大悟。]

你看！你用語言、文字搞來搞去的，不如禪師一句話。常常有人寫信來，寫這個偈頌給我看，來印證一下。其實這個偈頌他會用抄的，會抄來抄去的，這要當面來的時候，一問他就知道！大悟的人會轉，不悟的人，意識心他不轉的，意識心他就直線，他直線的，他由 A 推論到 B；由 B 推論到 C；由 C 推論到 ABCDEFG……意識心是由 A 點推到 B 點，B 點…它屬於邏輯學裏面的觀念性的東西。大悟不是啊，A 非 A，B 非 B，A 可以跳到 WX，一下子 ABCD 二十六個字母，同時存在，同時否定；各個處理，也各個連接，大悟的人，他出沒無定，不可捉摸，深不可測。

所以，不悟的人，他就是會用這意識心來。意識心來，你隨便把它轉一個彎，他就沒辦法回答，因為他不知道那個心性是什麼。

所以，大悟就是講 A 也對，講 B 也對；講 A 也不對，講 B 還是不對；講 ABCD 到 WXYZ，統統對，也統統不對；也統統不必說，也統統可以方便說，深不可測。

[豐干欲遊五台，問寒山、拾得曰：汝共我去遊五台，便是同流，若不共我去遊五台，不是我同流。山曰：汝去五台作甚麼？]豐干禪師說，[曰：禮文殊。山曰：汝不是我同流。]因為即心就是文殊，不必跑到那個地方去頂禮了。你不是我同流，還要跑到那老遠，我現在當下就是！[干獨入五台，逢一老人，便問：莫是文殊麼？]難道不是文殊師利菩薩嗎？[老人曰：豈有二文殊？]這個就即心就是文殊，哪裡有二文殊？你的心性、涅槃妙心就是文殊的大智，還往外求、還往外問作什麼呢？豈有二文殊。莫是文殊？說：你難道不是文殊師利菩薩嗎？這老人說：哪裡有二文殊？自性就是文殊，即心就是文殊了。[干作禮未起，忽然不見。三答本真無二相竟。]

[未四、總以法而合喻。] 經文：「佛言：此見妙明，與諸空塵，亦復如是。」[此見即能見見精，無始在纏，靈光不昧，]這個帶妄的真心顯露不出來，[故稱妙明。]不顯，如果妙明顯露的話，就好了。無始在纏，但是靈光是不昧的，如果這個妙明不被纏的話，就顯露。[與諸空、塵，即指物象，物象雖多，空、塵二字，]「塵」就是指差別的萬象；「空」就是指虛空的同相，就分這二個，就包括一切。[足以該之。]足以包括一切。[佛言此見精與物象，但惟一體，]

所以無是無非，亦復如文殊一樣，但有一真文殊，無是文殊，與無文殊也。初曉以無是非之故竟。]不可以討論是跟非，沒有的！

[午二、教以出是非之法(分三)。未初、曲顯真妄二相。二、別舉真妄二喻。三、以法各合二喻。今初。] 經文：「本是妙明，無上菩提，淨圓真心。妄為色、空，及與聞見。」諸位！注意「本是」、「妄為」這四個字，這二個強烈的對襯。就是本來如來藏性是妙明、是無上菩提、是淨圓真心；而你卻妄認為它是色、是空，就是物象，就把真心認為是物象，以及聞見。聞、見就是見分，色、空就是相分。把這個淨圓的真菩提心，錯認為是外在的物象，或者錯認為我們的見聞覺知的意識心，產生了妄想顛倒、執著心。

[上三句是所依真，下二句是所起妄。本是對前元是，各有用意。前究是義之所終，]前面探究是義之所終，[欲曉以無是非之故，乃合二妄成一真，明妄元是真，於一真總喻而總合，歸真即無是非。]只要這個二妄，就是是跟非，是見、非見，統統叫做妄。[今推是義之所始，欲教以出是非之法，]出是非就是超越對立，只要任何人可以超越能所、超越對立，這個人就進入佛道。所以，你千萬不可以把不同意見的人，看作敵人。諸位！不同意見是你的心，它是一定存在的。佛陀當時在世就有外道的，不是今天的末法時期才有外道，所以，不必太驚訝，沒什麼好驚訝的。佛陀當時在世，就有九十六種外道，何況今日佛陀進入了涅槃，留下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，哪能沒有外道呢？歸真就無是非，今推是義之所始，欲教以出是非之法，[乃從一真起二妄，]二妄就是見分

和相分。[明妄本依真，]這個二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，你加一個是，加一個非，都不對。在這個見跟相，二個都是妄，是跟非還是妄。明妄本依真，就是明這個妄，本來就是依真而有。[於真妄別喻而別合，]別喻就是分別比喻，所以，才分開來再合一次。[悟真方出是非。]為了方便說明，所以，把真跟妄分別來比喻，現在把它分別合起來。如果是悟了絕對的真，就超越了一切是非。

[準上文，亦有法喻合三節之文，推究見精、物象之來由，元是何物？既無是，而又無非，乃曰：本來是妙明無上菩提，淨圓真心。此指所依真。不變隨緣曰妙，寂而常照曰明，無上菩提，即第一義諦，真性菩提，為諸法之本源，無有何法，能在其上，故曰：無上。淨者，清淨本然；圓者，圓滿周遍；真心，即人人本具一真心體。此心本來寸絲不掛，一塵不染，亦即六祖所云：本來無一物是也。]何處惹塵埃？所以，禪宗裏面講：佛菩薩都是這麼樣告訴我們，一切都是畢竟空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如果你認識這顆心性，大地裏面同是心性顯露出來，一寸的土都沒有啊！所以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所以，把正依二報，都化作絕對的如來藏性。

[妄為色、空，及與聞見者：]就是無明的心會妄現出色跟空，以及聞見，就是六根聞見。[此明從真起妄，妄為二字，對上本是而來。謂本是一真心體，由最初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，]性覺必明，必明就是頭上安頭，性本覺，不必明，性是本覺本明，不必加一個明。必明就是一定要搞清楚、弄清楚，就把真如心性變成意識心。所以，性覺必明就是一念不覺，一定要把真如自性搞成、變成

一個覺性，這個真如自性就失去了。所以，由最初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，[轉妙明而為無明，轉真覺而成不覺，起為業識，詐現]突然出現，「詐」就是偽裝，[見、相二分。色、空即所現之相分，依報世界物象等；及與聞見，即所現之見分。正報六根身相等，皆屬妄為，本非實有，雖非實有，宛現二相，]所以，為什麼要叫我們悟入父母未生前本來的面目？當你頓悟到父母未生前本來的面目的時候，沒有六根，沒有六塵，也沒有六識，一十八界皆空。禪宗為什麼強調要悟到父母未生前本來的面目？你爸爸、媽媽沒有結婚前，你在哪裡呢？現在是緣起，緣起就是如幻，你一定會消失在這個世間啊！宛現二相，二相就是色空，還有聞見這二相。[則是非生焉。]人一出生就開始能所不斷，從來沒有辦法恢復本性。[初曲顯真妄二相竟。]

[未二、別舉真妄二喻。] 經文：「如第二月，誰為是月？又誰非月？文殊，但一月真，中間自無是月非月。」如捏目所成，把眼睛動一下，如捏目所見的第二月。眼睛本來好好的就是比喻如來藏性；捏目就是比喻一念妄動。如第二月，誰為是月？誰才是真月？又誰非是月？文殊，但一月真，這中間，這裏面一個月亮是真的。這中間自無是月非月，中間更不可以討論誰是真月，又誰不是真月亮。因為那個第二月不存在，第二月本來就沒有，不可以討論它，因為妄本來就空。

這裏的比喻就是：第二個月本來就不存在、本來就沒有，是因為捏目所見的，還論什麼真、什麼假呢？眾生執妄為真！因此如第二月，誰為是月？又誰非

月？如捏目所見的第二月，可以討論誰才是真月，又誰不是真月嗎？虛妄的本來就空，可以討論這個嗎？不可以！文殊師利，只有一個月是真實的，中間更不可以討論誰是真月，又誰不是真月，不可以討論的！達妄本空，空本無所有。

[此別舉真妄二喻。上三句喻妄，有二月終墮是非。如字承上妄為二分，如捏目所見第二月，既有二輪，是非鋒起，于中妄計，誰是真月？誰非真月？]意思就說：即有二輪，這二輪就是：你只要落入意識型態；你只要落入意識心，意識心就是第二月，包括微細的意識心。你只要意識心存在，強大的執著跟分別、顛倒，那麼，是非鋒起，是非就起來，於中就會妄計，誰是真月？誰非真月？

[即合上真心，妄為色、空、見相之二分，於中是非自生。]一個人剛強難化的我執，是非就起來。所以，修行人不能理解是跟非本空的話，就很難，他就一天到晚討論。[此二月之喻，與前無還科中不同，前單喻見精，切近真心，]這裏是二個比喻，[此雙喻見、相二分，]前面只有比喻見精，這一段是比喻見相二分。[以為是非之端。下二句，不可作有何是月，有何非月解，]意思就是：千萬不可以作哪一個是月亮，哪一個不是月亮，不能作這樣解。如果作這樣解，就變成一個是月，一個不是月亮了，[若如是解，已成無是非，]不是這樣解的，[即錯矣！]不是針對月亮有跟沒有來討論的，是針對月亮是真、假來討論的，這一段很重要的！

[當作誰是真月？又誰非真月？]意思就是：妄識裏面不可討論的，妄識本空，一直討論，更糟糕！妄上加妄，歇即是菩提。所以，當作誰是真月，又誰非真月，意思是：不可討論是與非。[文殊但一月真，中間自無是月非月者：此三句喻真以一月，方出是非，]此三句是比喻真就是一個月，絕對的一個月，裏面沒有是跟非。[佛呼文殊，而告之曰：但識得一月為真，則惟一體，本無二輪，中間自無是月非月之可言；自可超出妄擬之戲論。二別舉真妄二喻竟。]

在佛法裏面，這個「戲論」有很深的含義，就是一切不能了生死、斷煩惱的，統統稱為戲論。包括今天我們的學者，把佛法當作學術來研究，這個就只是一種興趣，跟了生死是兩碼事。了生死是真槍實彈的斷煩惱、了生死的，不是把佛法拿來當作學術研究，去拿到一個什麼佛學的博士論文。諸位！佛法不是這樣子。你寫下一個碩士、博士論文，我給你一個文憑，佛法不是這樣的。

六祖不認識字、廣欽老和尚不認識字，你叫他們怎麼寫論文啊？我們現在變成把佛法學術化了、把佛法學位化了，不是說不好，佛法當作學術來研究，可以促進佛法學術的增進，很好！但是，這個學術一定要配合真心、真性，這樣學術就化作有意義的真心。如果把佛法當作學術來研究，最多只能成就一個學者，不能成就祖師的，永遠沒辦法大悟。寫得頭頭是道，境界一現前，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
[未三、以法各合二喻。] 經文：「是以汝今，觀見與塵，種種發明，名為妄想，不能於中，出是非是。」是因為你阿難，現在觀這個見分跟這個相分；這

見分當然就是妄見了。這妄見只要你懂得悟到空，就了悟；這個妄見當體即空，就是真見，就是一念不覺，從真起妄的妄見。見與塵，「塵」就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統統包括在裏面。種種發明，名為妄想，不能於中間，沒有辦法在妄想當中超出這個是，是見，或者非是見。意思是：只要落入意識型態一直討論；所以說：與其能辯，不如能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悟到空寂之法，心性進入絕對的真空狀態的時候，這個人即心就是聖、與世無爭，你要跟他爭，他還不跟你爭呢！別人冤枉他，他也笑一笑；別人不認識他，他也笑一笑，因為他早就與佛同在了，他哪得在乎你眾生對他有什麼看法呢？你有什麼不同的看法，哪在乎你這些。見性就與佛同在了，夜夜抱佛眠，他瞭解塵自生滅，自性不動。所以，你認識他也好，他就這樣自在；你不認識他也好；你讚歎他，頭上安頭；你毀謗他，也是頭上安頭了，諸法本自寂，本來就是空了，無可言說，悟入絕對的心性的時候，此人從此不與假相為伍。

所以，禪宗裏面講：二六時中，不倚一物。所以，禪是整個佛教的靈魂！我講的禪是真實的禪，不是野狐禪、口頭禪、語言文字禪，是真槍實彈那種禪，就是見性大法，這是佛教的靈魂。因為明心見性，見性才能成佛啊！如果我們懂得這一層的道理，我們念佛味道就出來了，所有的佛號，統統是心性；所有的拜佛，統統是心性；所有的朝山，統統是心性；所有的誦經，統統是本性在誦經，諸法回歸一性，不可得。如是不可得，如是誦經、如是念佛、如是拜懺、如是放生、如是八關齋戒、如是佛七、如是禪七、如是法會，如是不可得。如

是修，如是無可修；如是無可修，如是修，全修即性，全性即修，無有一法修行不是本性，沒有一樣本性可以離開修行，這最高境界，就是這樣子。不可廢事相說：諸法本來就空，我本來就佛了！好了！你坐在那邊試試看，看你能不能成佛啊？你開什麼玩笑？你就是要聽經聞法、拜佛、念佛，就是要參啊，這個就是要進入這種狀況啊！是沒有錯啊，本來是佛，不修，不修不得啊！哪那麼簡單，開什麼玩笑！

所以，很多女眾來問師父，我都告訴她：放下，放下！她就會感歎說：師父！放下很難啊！要放下很難，叫眾生佈施錢，還有辦法，叫眾生捨掉這個煩惱的執著，可難了，他一定會借理由：我的兒女還沒有長大；我的債務纏身；我的責任未了！他一定會假借任何一個理由，來告訴自己：我煩惱的原因是什麼。不知道那個煩惱當體就是空，那個假借理由就是不是理由，就是你不肯放下而已，就這麼一回事。

有一個女眾，那更搞不清楚狀況，她就說：慧律法師！那我就像您這樣子跟您出家，那我那三個孩子怎麼辦？我這樣放下，跟您出家？我說：你搞錯了！那個收做放棄，不叫做放下。我說：你來這裏剃度出家，你會放得下那三個小朋友嗎？她說：放不下！是囉！不是剃頭叫做放下，剃頭容易剃心難啊！諸位！台灣二千三百萬，才多少出家人？全台灣省，就少數一、二萬出家人，最多，也許有更新的統計。我們那一屆三壇大戒，比丘、比丘尼，三百多人。好！給它乘以十年，三千六百個人；給它乘以二十的受戒，七千多人出家；給它三十

年，才一萬人啊，三十年才一萬個人剃度啊，何況那一些死的、還俗的，剩下活的有幾個？很少。再來剩下活的，要修學佛道，他常住法會很多，很想修學佛道，法會很多，他沒有辦法，他很想修行，可是，又是師父的命令，又沒辦法。變成說：他很想修行，有時候道業又很難兼顧。再來，修行了五年十年，能夠不脫下袈裟還俗的，到底剩下幾個？修行了二十年的以後，不脫下這件袈裟，成為弘法的、大悟的，到底有幾個？難喔！**出一個總統簡單，出一個轉大法輪的法師，難！你知道嗎？總統選就有，我告訴你：法師選，選不出來的，他是真槍實彈的東西，他不是用選的，他是用真悟的！**

[是以二字，正承上文，乃謂是以上來所說法喻，研究起來，汝今觀見與塵，任從種種發明，無非妄想。汝非指文殊，乃指阿難；觀見即見精；塵即內之身心（此心乃妄識屬塵影），外之萬物。承上汝今不悟妙明真心，故觀見與塵，不了元是何物。任從汝種種發明，]因為他是用生滅意識心，[如對萬象而言，云何知是我真性？對身心而言，見性實我，而身非我。]而這個見性就是我，反過來，身卻變成不是我。你在絕對的心性裏面[說是說非，總屬分別計度，名為妄想。於依他法上，起遍計執，縱饒說到驢年，]驢年，沒有這種年，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，驢年就是沒有這個年，十二生肖裏面沒有這個年，永遠不可能到達！[亦不能於中超出是與非是。]意思是：一切眾生，絕對沒有辦法超越是非、對立、恩怨，絕對沒辦法！ [此合二月妄計是非之喻。]

經文：「由是真精，妙覺明性，故能令汝，出指非指。」由是悟入，你只要肯，你只要肯由是悟入真精，真精就是如來藏性，你由此瞭解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於中沒有見分、相分、所建立的一十八界，瞭解根、塵、識統統脫落，由是悟入真精，這個妙覺明性，所以，這樣子就能讓你，只有超悟的人可以怎麼樣？出指非指，「出」就是超越，「指」就是指有見性可指出，「指」就是能指出見性；「非指」就是不能指出見性。意思是：我們的如來藏性，就像虛空的絕對性，不可以指是與非；不可以定位；虛空本來就沒有東南西北，那是因為你地球定位、太陽定位，才定位東南西北；有定位就有妄執，你只要定位這個「我」，一切痛苦就會從後面跟著來。

[由是返迷歸悟，會妄歸真，了知見之與塵，元是一真，則能超出是非之外。真精者，無妄離垢之體；妙覺明者，圓照法界之性。悟此體性，則能遠離依他起性，及遍計執性，則根、塵、識三，無非圓成實性，]所以，廣欽老和尚講那句話，你要好好領悟：修行人要把有化作無的力量！這個廣欽老和尚真是了不起，我體悟了好幾十年，這一句話真是受益！一切修行人都必須把有化作無的力量；現在有，就統統煩惱了。有執著、有無明、有分別、有顛倒，統統是有；把它化作無，無生無滅，無來無去，無增無減，非一非異，歇即是菩提。[悉無自他之別，安有是非可指耶？故能令汝，出指非指者：此指字，與前佛問阿難，既有方所，非無指示句，]這一句是[相對。若悟一真法界，見、相二分俱屬空華，萬物、見性本來一體，故能令汝超出是非，豈復於萬象中，謂何者是見可指，何者非見可指耶？]

[亦如但知一月真，則妄計全消。此合識得真月，是非自息喻。]可見明心見性多重要！[可見迷、悟、真、妄，惟在一念，若一念迷，則心境紛然，]諸位！一念迷是以無明為依據；而無明本來空，不知道。一念迷就是第二月，我們就是以第二月在做事情。從真心妄，則心境紛然，[是非鋒起；若一念悟，]這個悟是真悟。[則妙覺湛然，豈容是非於其間哉！此科以見性不分而論，無是無非，]無是見性，無非見性，[見真妄情自息，]見真、妄情自息。見真，如果見到真心，一切妄情自然就停止，所以，你就會瞭解歇即是菩提的道理是什麼。[是四義中妙義。]四義就是妙、明、寂、常的妙義。[卯八顯見不分竟。楞嚴經講義第四卷終。]

不簡單，已經講到卯九，後面二個就更難！這個不可能這輩子再講一次，我已經盡力了，聽不懂也沒辦法了！不悟，不悟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我已經是個很慈悲的上師了，我真的盡全力以赴了！我辭掉全部大學的邀請，以前台大說：師父我們希望你每個禮拜來上課。我說：一個學期去台大上課不得了，每個禮拜去你們台大上課？你們是師大，高雄師範大學，我就來！我去高雄師範大學，上了整年的課程，你台大要坐飛機！說：師父！我跟你出錢！我說：不用了，大學生，你們也沒什麼錢！台大偶爾去講一次就好！我把這二、三十所大學全部辭掉，剩下來就是照顧大家，就是一直講，一直講，除了這樣子。你不能說一個法師像蜻蜓點水一樣，如果說今天我們到黑龍江講一下；哈爾濱

講一下；再來遼寧、瀋陽；再來北京、上海、福建、深圳；到西藏去演講，美國也在請。今年，馬來西亞來也要去，這是全世界都在請，你怎麼辦？沒辦法！

所以，法師要瞭解自己的責任跟任務，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。法師這樣四處點，不能徹進佛陀的骨髓，沒有辦法的！所以，師父講的這個法，是經得起考驗的，不怕時間、不怕空間、不怕一切環境，它是佛陀的真理，也不怕你比較的，就是這樣子去體悟。所以，必須把這個慈悲心用在集中，佛教才有希望！每次都講因果；每次都講哪一個往生；每次都講你要做行十善業，那佛的心呢？誰來契入呢？沒辦法！所以，既要講深又廣，又契合，就是要像這樣子，才有辦法把整個佛教帶動起來。師父的用心就是要走得深、遠，影響力要大，佛教整個振興起來！



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

Email: dakuan00@yahoo.com.tw

佛教經典功德會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

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>